

南溟海岛千年的斗转星移，多少城池倾圮又重建，多少楼台被风雨剥蚀继而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中。魂兮归来，如果这些亭台楼阁可以言语，它们将倾诉出怎样的故事？藉由镌刻在岁月中的华美诗章，我们得以和千年来的名相、文豪、大儒及其他诸先贤邂逅。

琼人以五公祠追悼纪念唐宋时期被贬渡琼的五位贤臣，李德裕位列五公之首。李德裕（787—850），字文饶，唐代赵郡赞皇（今河北赞皇县）人，与其父李吉甫均为晚唐名相。他是个了不起的“官二代”，幼有壮志，苦心力学，然而不喜科试，后以门荫入仕，补任校书郎。文宗、武宗朝两度为相。主政期间平回鹘、定藩镇、遏宦官、整吏治，功绩显赫。会昌四年，因功拜太尉、封卫国公。后宣宗即位，忌惮李德裕位高权重，五次迭贬为崖州司户。

望阙亭：故乡有多远

琼北南渡江蜿蜒向海，离古崖州治所不远的颜村孤独地伫立着一座江亭，65岁的李德裕被贬于此后常独自登亭北望。据民国《琼山县志·金石志》记载，大约同治年间，村人在田野耕种，得到一块石碑，冲洗掉沙石泥土，竟然是李德裕《望阙亭》诗的石刻，破土而出的碑碣不知是唐时旧物还是后人摹刻，而其精神风骨犹为世人所珍视。其诗云：

独上江亭望帝京，鸟飞犹用半年程。江山只恐人归去，百匝千回绕郡城。

故乡有多远？就算鹏鸟展翅，这崖州距离帝京也有半年的行程。崖州郡城东南有琼山，东北有龙发、顺村等岭，北有灵山、潭龙岭，西北有永发、雷虎等岭，正南有乌盖岭。极目远眺，即便有千里目又如何？就算目光可以穿越海峡，这百匝千回的群山也来阻拦归去的脚步，望眼欲穿不过是一片海天茫茫。北返无望，想到今生必老死于这蛮荒之地，他泫然而泣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。李德裕于文宗大和七年（833）召入拜相，封赞皇县伯。武宗会昌年间再度为相，曾辅佐武宗实现“会昌中兴”，君臣互相砥砺，一时传为美谈。武宗薨逝，宣宗即位。大典完成后，宣宗对左右内侍道：“刚才靠近我的是不是李太尉？他每看我一眼，都让我紧张得毛发直竖。”宣宗向来忌惮这个权相，对于党争中李氏政敌白敏中、令狐绹等人的构陷照单全收，终将其五贬至崖州充任司户之职。

其实在武宗朝时，李德裕早就萌生急流勇退之心了。不过武宗对他极为器重，坚决不肯让他退休：“卿欲遂颐养，辞位闲休。今者社稷安谋，系在良平，况虏残孽未殄，西戎国内不安，除寇靖边，藉卿调鼎。”（《全唐

文》）边寇祸乱，大唐的社稷靠你呢，你可不能走！

利山亭：引后人无限唏嘘

李德裕并不贪功，在诗中常以隐逸高标之士为榜样。在《利山亭书怀》（一名《奉和太原张尚书山亭书怀》）中，他借魏晋时名臣羊祜、谢安等人的事迹来抒发心中之志：

岩石在朱户，风泉当翠楼。始知岘亭赏，难与清晖留。

余景淡将夕，凝岚轻欲收。东山有归志，方接赤松游。

“利山亭，在旧崖州城。李德裕尝寓此亭。”（民国《琼山县志·古迹志》）而岘亭，又称岘山亭，是古代襄阳岘山的标志建筑。古来名臣贤相不少，却不知有几人能功成名就又落得圆满。据《晋书·羊祜列传》记载，羊祜（字叔子）坐镇襄阳时，于岘山慨然叹息：“曾经多少贤达之士来此山登高远望，如今却湮灭无闻，真是使人悲伤啊！如果我死后有知，魂魄还会登上这山吧！”随行之人安慰道：“您的高德美行定会随这青山流传后世的。”羊祜生前便名德远播、屡建功勋，身后芳名与青山同在。而对于李德裕来说，眼前风景虽好却不能永驻，黄昏将至，林霭轻敛，一切都要沉入暗夜中了，再伤怀此时境遇，心中怎能不有几分颓唐？这应了俗语所说的那句“自古美人叹迟暮，不许英雄见白头”吧！

“东山志”，谓退隐的心愿。东晋名相谢安（320—385）最初屡辞辟命，隐居会稽郡山阴县之东山，与风雅之士游山玩水。后谢氏家族于朝中之人尽数逝去，他才东山再起成就伟业。“赤松游”典故中的赤松子是隐遁出世的上古仙人，洞府道场位于襄阳岘山石室。传说汉代开国功臣张良晚年欲随赤松子云游：“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，封万户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极，于良足矣。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。”（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）张良不恋权位，明哲保身。李德裕也钦羡这前朝谋臣的善始善终吧，他也想早早归隐，可惜造化弄人，自己终了却活成了兔死狗烹的韩信。这怎能不引后人无限唏嘘？

“琼与中原隔，自然音信疏。天涯无去雁，船上无回书。一别五羊外，相思万里余。开缄更多感，老泪湿霜须。”一封《寄家书》道尽万里相思：

“大海之中，无人拯恤，资储荡尽，家事一空。”（《与姚諲议书》）写给表弟姚邵的信中他不讳言此时此地捉襟见肘的落魄；

“不堪肠断思乡处，红槿花中越鸟啼。”（《贬崖州司户道中》）是他孤死首丘的最后悲鸣。

孤臣万里客天涯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，他笔耕不辍，写出政论文集《穷愁志》，自序“消此永日所以解忧”。秋雾毒草、蛮烟瘴气，折磨着人的骸骨，却无法

李德裕笔下的家国之思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微



海口市五公祠内的李德裕雕像。
资料图片

侵蚀这位忠臣位卑不敢忘国忧的秉性。

后人的感慨和抒怀

后人每登临望阙亭，莫不生出许多悲慨。

漭漭鱼龙窟，乾坤剩此亭。江湖仍恋阙，风雨老沧溟。

万里孤臣泣，九原毅魄灵。维州余旧恨，慷慨不能平。（清·冯骥声《望阙亭》）

唐文宗时，李德裕外放为西川节度使（830年），治理有方，边境敬服。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三百余人请求献城归降。宰相牛僧孺不愿见李德裕再立军功，便从中作梗，唆使文宗下旨遣返吐蕃维州降将，造成了吐蕃对悉怛谋部族惨绝人寰的屠杀。此事令李德裕终身抱憾，何以因政见不同就让无辜就戮、忠魂寒心？

莫以南行恨，而忘北望忧。作亭三径辟，对阙四愁侵。

碧海波光远，丹霄云气深。何时归凤掖，六事更陈箴。（清·符家麟《望阙亭》）

三径，即归隐之地。汉赵岐《三辅决录·逃名》：“蒋诩归乡里，荆棘塞门，舍中有三径，不出，唯求仲、羊仲从之游。”四愁，即愁思。《四愁》诗最早为汉张衡所作，写连绵不尽的劳思不断。谪居渺远的碧海云深处，何时才能重返朝堂？以李公之雄才，那里才是他施展抱负的天地啊！

清人王廷傅为琼山历代名亭赋诗，结成《名亭古迹十首》（见《琼台耆旧诗集》）。《望阙亭》《利山亭》居首。

孤亭今独上，何处望宸枫。诗境炎天辟，江湖魏阙通。

千秋留胜迹，万里见孤忠。高咏先苏唱，珠崖有古风。（王廷傅《望阙亭》）

宸，北辰所居，指帝王的殿庭。汉代宫庭多植枫树，故称宫殿为“宸枫”。魏阙，古代宫门外两边高耸的楼观，借指朝廷。先苏唱，疑化用苏东坡“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，唱大江东去”。二百多年后，一代文豪苏东坡也被贬海南。四海之内皆是王土，那时方有人放下郁结，道出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舒畅。

利山风景异，千古剩孤亭。泉落岩间冷，云横户外青。

海天愁渺渺，风雨昼冥冥。太尉吟魂在，高歌愿乞灵。（王廷傅《利山亭》）

青山、岩泉、孤亭，彼时尚在。这里风景奇异，迥异于繁华帝乡。一代贤相吟咏的诗歌还回荡在海天风雨间，唯独这愁绪与遗恨，仿佛千年冲不散。冤魂不泯，据说李德裕的魂魄曾托梦给政敌令狐绹要求魂归故里。天地有正气，这冤情在他死后终得以平反，其遗骨在大中六年（852年）经恩准归葬洛阳。■